

伯母的守护神(一)

□ 老文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老屋陪母亲闲。母亲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后沉。尔后，母亲神情严肃，语调低缓地。你伯母圆坟后没过几天，你伯父在坟。个窝棚，住到了坟上。

伯父为什么要住到坟上？我睁大眼。神望着母亲，一脸的不解。

母亲看着我茫然困惑的样子，极其悲。她说出了一句话，告诉了一个让我扎心。之后，母亲喟然长叹一声，落寞地。窗外，脸上满是哀戚与无奈。窗外，秋。瑟中，飘飘的黄叶正落向院中。

正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深深地刺。我的心，使我产生了写这篇小说的。

这是我本家的一位伯父，和我父亲同。是生月比我父亲大些。在我的记忆。本家伯父是一位慈祥的让人敬重。辈。由于祖上留下的房产纠纷，我们。家族之间后来便没有了来往，但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隔阂，偶尔见面上聊家常。

我现在就把母亲说的那个扎心的事。告诉你们，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你。了解了我伯父的婚姻生活，才能够知道这。实实在在我伯父人生中的份量，也才能够。我深切的哀痛。

那就从我伯父的婚姻说起吧。

我伯父的婚姻在当年曾轰动一时，时。日还有人常常提起。从长辈们的讲述。知道我伯父的婚姻是与众不同的。伯。父那时已是四十多岁，伯母三十五六岁。婚礼上，让相邻们啧啧称奇的是我伯。美丽。他们说方圆十里没见过这么。的女人，况且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关于我伯母的出众的容貌，我母亲就。说起，你伯母那可真是个大美人，树。深的，白净的圆脸庞，一笑两个酒窝，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这里有不得不说一下，我伯母是带着。两个嫁过来的。大的是女孩，十一二岁，是男孩，八九岁。这不算什么，这样。也有许多。关键是我伯母把她七十多。老母亲也带了过来。无疑，这是我伯。婚姻的与众不同，也是至今人们津津。的地方。

我伯父结婚那年，我大概十岁左右。关。伯父当年结婚时的情形，我脑海中有一副画面：婚礼已经结束，道贺的亲。友和热闹的人也已散去。我伯父喜。融的院子里，余晖斜照，暮色氤氲。再。散了新娘的我的伯母，端坐在堂屋外。一块方方正正的青石墩上，目光含。色潮红，像个拘谨的大姑娘一样，不。交着双手.....

我单身的伯父看到他弟弟一家五口。美满的生活，不知作何感想。

多年后，张老伯向我透露了这么一个细节，你可以从中窥探到我伯父当时的心境。

张老伯说，自打你伯父的弟弟结婚后，你伯父每次插罢火，都是把火柱尖儿朝上放在那里。你祖母插火时总是抓住火柱尖儿。你祖母感到奇怪，就质问你伯父。你伯父没有好气地说，咱们家的事都是反。事证明，我伯母不仅人材好，而且性。品也好。

据媒人说，我伯父第一次见到我伯。母，简直惊为天人，傻子一样呆呆地。我伯母的屋子中央，一动不动足足有。分钟。之后才在我伯母的热情款待中。常态。

事后，我伯父对媒人说，我当时简直是。无措，冷汗直冒，话都不会说了。媒人。你还是经见过场面的人。

说到我伯父与我伯母的第一次见面，伯最有发言权。他说，你伯父给我讲。他当时激动地不行。不讲给我便无法。复他的激动。在张老伯的深情讲述。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副画面：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地燥。我的已是少妇的伯母，穿一件水红色。袖衬衫，提着那种外壳是细竹篾编制。坐姿像在卓边的我的伯父例水。我伯。

目中的猥琐、懒散、落魄的光棍汉形象。相反，我的伯父，高大清瘦，有着农民的狡黠和读书人的儒雅。

张老伯说，你伯父当年是生产队里的

队长，勤接耙犁、扬场摇耧，样样拿得出

手。有许多女孩子托人给你伯父提亲，你

伯父一一回绝。

为什么？我问。

你伯父看不上她们。

我理解伯父的年少轻狂，同时也为他

错失好多女孩子感到惋惜。

张老伯当年是生产队里的副队长，我伯

的得力助手。同时他们也是知心朋友。

多年后，我偶然看到过我伯父一張初

中毕业照。泛黄的照片黑白相间，偶有折

痕。一个俊秀的少年胸前飘着红领巾。清

澈的双眸透出岁月流年向你展露着纯真

的微笑。

记得那年，十七岁的我带着对文学的

向往，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美其名曰体

验生活。我伯父见到了我，对我的行为很是

不屑。他极为严厉地说，正是读书的年龄不

好好读书，犯什么傻！地里的活儿，什么时

候干也来得及，什么时候干也学得会。

他不给我安排活儿，让我回去读书。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着伯父的话，

依然积存着对伯父无限的感激。

我伯父有着读书人的格局，虽然他是一

个农民。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我见到过他

晾晒在院子里许多的书。街道边巷口，

常见他给人家大谈三国谈水浒谈红楼，

或者和人家对弈。据说他是象棋高手，曾

参加过县里的象棋比赛，好像还拿过名

次。寂寞孤独时，常常可以听到我伯父伤

感的笛声。那个年代，我伯父是妥妥的艺文青年。

在老屋的那条巷子里，你经常会看到一

个高大的身影，身披上衣，蹒跚独步，一条

黄狗忽前忽后随行。那就是我中年的伯父。

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寂寥破旧的

巷子里，我伯父孤独的身影和那条可爱的

黄狗。它像一幅简洁明了的速写画始终印

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伯父三十岁那年还没找上媳妇。我

祖母急了，四处托人介绍对象。一个月后，

媒人介绍过来一位姑娘。这姑娘中等个头，微胖，面色黝黑，看着还顺眼。我伯父

看了一眼这姑娘，什么也没说，披上外衣便走开了。

事后，媒人对我祖母说，你儿子瞧不上

上人家，嫌黑。

我祖母气得大骂，穷命富胎，看你要找什么？天仙女好看，你找得上吗？

那时，我伯父的弟弟也到了娶妻成家的

年龄，这姑娘就嫁给了我伯父的弟弟。

婚后他们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生活得和

谐而充实。如今，他们夫妻俩相携走进了

耄耋之年。

我单身的伯父看到他弟弟一家五口美满的生活，不知作何感想。

多年后，张老伯向我透露了这么一个细节，你可以从中窥探到我伯父当时的心境。

张老伯说，自打你伯父的弟弟结婚后，

你伯父每次插罢火，都是把火柱尖儿朝上放在那里。

你祖母插火时总是抓住火柱尖儿。

你祖母感到奇怪，就质问你伯父。

你伯父没有好气地说，咱们家的事都是反

事证明，我伯母不仅人材好，而且性

品也好。

据媒人说，我伯父第一次见到我伯母，

简直惊为天人，傻子一样呆呆地。

我伯母的屋子中央，一动不动足足有

分钟。之后才在我伯母的热情款待中。

常态。

事后，我伯父对媒人说，我当时简直是

无措，冷汗直冒，话都不会说了。媒人。

你还是经见过场面的人。

说到我伯父与我伯母的第一次见面，伯

最有发言权。他说，你伯父给我讲。

他当时激动地不行。不讲给我便无法。

复他的激动。在张老伯的深情讲述。

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副画面：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地燥

我的已是少妇的伯母，穿一件水红色

袖衬衫，提着那种外壳是细竹篾编制

坐姿像在卓边的我的伯父例水。我伯

父

伯母

伯母